

# 老屋前的红枣树

□朱君汉文/摄



半旧的楼房，楼前偌大的院子，渐露锈迹的铁门，静静地守护着岁月流逝后的寂寞。这儿原先是舟山地委（昌国路）干部宿舍。

老丈人的旧居，位于后排东首第二间，闹中取静。一楼正室三间朝南，楼前院子起码有五六十年平方米，院内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卉盆景：君子兰、茶花、绿梅、扶桑、春兰、雀梅……四周靠墙还种有葡萄、樱桃、枇杷等。院子东南角一株枣树尤其瞩目，高大挺拔的株干高达十多米，树径最粗处将近三十厘米，表皮灰褐色，斑驳粗糙似鳄鱼皮，木质坚韧，疏疏朗朗的枝条如矛似剑，刺向空中，守护着院子一隅的宁静。

倚门仰望，脑海中不由浮现三十多年前的一幕：星期天，刚到老丈人家门口，远远就看见老人拖着一株小树过来，我连忙跳下自行车，跑过去接手。老丈人说，那边有一家装修，嫌院子里的枣树碍事，准备刨了。老丈人是山东枣庄人，红枣树于他而言，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，于是就要了过来。

院子虽大，但早已被各种大小不一的花盆占满，连墙角也没闲着，桂花、樱桃、桑树等，竞相争宠，一时很难再为枣树寻个安身之地。权衡再三，只能忍痛挖了那株长势旺盛的桑树，一是儿孙们长大了，不再侍弄蚕宝宝；二是桑树太霸道，发达的根系肆无忌惮地侵入他人的地盘。

在老丈人的关注下，那株小小的枣树终于在院子里安了家。细细的树干棱角鲜明，硬韧不柔弱，枝条上偶有尖刺，在一众红瘦绿肥的花卉中并不受待见。没人对它抱有任何期望，只为了却老人的一抹乡愁。

不争春光不负秋。在众人的漠视下，枣树在慢慢地长高，慢慢地变粗，终于有一天给大家带来了惊喜。不经意间，细细的枝条上开始露出一颗颗小小的、浅浅的黄绿色果子，极力挣脱着叶子的阴影。到了夏秋之交，果子逐渐从黄绿色，转为红黄相间，最后变成深红色。

又是一个双休日，刚到老丈人家，老人就对我说：“小朱，吃完饭，你们几个去看看有哪些红枣可以摘了。”

不知不觉中，枣树已经长得很高，树冠扩展，部分枝条已经伸出围墙。仔细看，树上的枣子还真不少，除了少部分果子随细枝垂下，勉强够得着，大部分果子都长得很高。

细竹竿只能打下部的枣子，一竿下去，枣子四散乱飞，散落在院子里的花坛、花盆之间，捡拾费劲。而稍微高点的枣子根本够不着。

我用手拍拍枣树主干，株干顺直，虽不粗，但够结实，上部多处分叉。便用手抓住上部枝干，用力一拉，手脚并用，麻利地爬到枣树上面。老丈人站在门前，一再叮嘱我要小心，一边吩咐下面

的人赶紧递篮子给我。

拨开带刺的细枝，上面的红枣更多，在充沛的阳光沐浴下，枣子长得更大更饱满，有些已经红得发紫。我站稳双脚，一手攀着枝干，腾出另外一只手，钩住红枣枝，一颗又一颗，红黄相间的枣子相继进入篮子。

当我看到一颗特别大特别红的枣子，费了劲把它拽过来摘下后，才发现多半早已被鸟儿啄空。鸟儿比人类更具灵性，专挑熟透了的大红枣。

篮子快满了，我爬下树。孩子们把装满红枣的篮子递到老人面前，老人笑着说：“把它洗洗，你们每个人都尝尝。”从那一年开始，枣树结果越来越多，上树摘红枣，成了我们每年的固定节目。男的负责上树采摘；女的打开雨伞挂在枝条上，在下面用竹竿敲打；孩子们分头寻找散落在地上的枣子。谁也没闲着。

枣树长得很快，为了追逐更充足的阳光，许多枝条蹿上二楼、三楼。担心茂密的枝叶影响楼上住户的采光，我们想趁采摘的机会，顺便把顶部的枝条统统修剪掉。

老人起初有些舍不得，最后，勉强同意只修剪那些靠近楼上阳台的枝条，而离楼稍微远些的，再三叮嘱我们尽量别动它。

于是，我们哄着他去休息后，几个人快刀斩乱麻，咔咔咔，截顶、修枝，一些放肆扩展的枝条都被锯断。枝条带着红枣被剪下来，也方便了采摘。等到老人发现，生米已煮成熟饭。女儿们忙着安慰老父亲：枣树越修剪，明年长得就越好。老人有些生气地抛下一句：只有你们知道？

春去秋来，红了樱桃，黄了枇杷，熟了葡萄，更丰盈了红枣。尽管街上卖水果的店铺越开越多，可老人家依然把那棵枣树当成宝贝，当成自己家庭中的一员。每天下午睡醒后，女儿把轮椅推到房间门口，老人慈祥的目光凝视着身边的花草，慢慢地移向那越长越高的红枣树。每年枣子刚刚成熟，老人家总不忘嘱咐我“红枣可以摘了”，似乎忘了我已年近70，儿孙们也已壮年。

日升月恒，时光如梭，树在生长，人在老。当枣子再一次挂满枝头时，老丈人住院了。这一次，他再也没能像以往一样等来红枣收获。那一年，老丈人刚好102岁。

花开花谢无人问，草长虫鸣苔满阶。庭院里变得空空落落，绿荫渐稀，荒草侵院，枣树依然无声地屹立在庭院一角，与满院的清凉相伴。

再一次，我回到老屋，旧楼已经粉饰一新，前面那幢危房也拆了，在原址建了小公园，太阳终于可以不分季节地洒满院子。我知道，天堂应该不缺阳光，更不缺少鲜花，只是，不知那儿是否也有红枣树？

# 我家的大樟树

□余国定

我的老家在衢山岛塘岙村，老家前面种有一棵大樟树。这棵大樟树，年纪比我整整小了8岁，这样算起来，如今也已到了花甲之年。尽管它年逾六旬，但看上去一点没有老态龙钟、垂垂老矣的模样，三四十米高，直冲蓝天，枝繁叶茂，葱茏如伞，覆盖方圆数十平方米。

这棵大树是我刚刚上学时，由我一手栽种在屋前。

记得当时，听老师讲，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树木，和树木一起茁壮成长。小小年纪的我，从此多了一个梦想，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栽下一棵苗、种下一棵树，和树木一起快乐成长。

那年植树季节，大队干部扛着锄头、背着树苗上山种树，路过我家门口。看见绿油油的小树苗，我热情地和大队干部打招呼，顺便要了一棵小树苗。然后，我立马从家里取出锄头，在大门堂前的正位置，一锄头、一锄头地挖土，花了好长时间，终于挖了一个大坑，种下了这棵小树苗，浇水，施肥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静静地等待小树苗快快长大。

大树陪伴着我，走过童年，跨过青春，如今步入老年。大树也给我儿子带来童年的快乐，儿子很小的时候，每每从岛斗到塘岙爷爷、奶奶家里去，大树就是他的玩伴，儿子用弹弓打树上的鸟儿，吓得已“安营扎寨”的鸟儿四处逃散。每逢节日、过年时节，儿子就在大树下放炮仗，冲天的炮仗把一片片树叶震得从空中撒向地面。

前些年，樟树实在太太、太高，不仅对我自家老屋安全带来一定影响，随着一阵阵大风刮来，树叶一片片落在屋顶，渐渐堵塞了雨天落水通道。树叶还把隔壁堂哥家的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，阿哥隔三岔五向我告状，要我采取措施，还其阳光。

后来，我请了县电力公司的师傅帮忙，趁着师傅到村里来处理电力线路安装事务，顺便帮我修剪大树。80多岁的老母亲得知此事，不顾年老路远，专程随我和妹妹、妹夫一起来到老家。修剪那天早上，我们在树下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，以此告别即将离开大树的树枝、枝叶们。然后，看着师傅们用电锯修剪枝条，看着枝叶随风飘落，回归大地的怀抱。整容后的樟树看上去越发年轻、美观和漂亮了。

家门口的这株大樟树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村的一道靓丽风景。春夏季节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月亮高升，辛苦劳作一天的村民们就会自发来到这棵樟树下，搬来凳子，拿着各家种的瓜果，坐在大树下，谈天说地，海阔天空。

当你进入塘岙村，抬头就能见到这棵苍翠的大樟树，亭亭如盖，婆娑起舞的枝叶仿佛在欢迎远道而来的乡亲重回故里。



AI制图